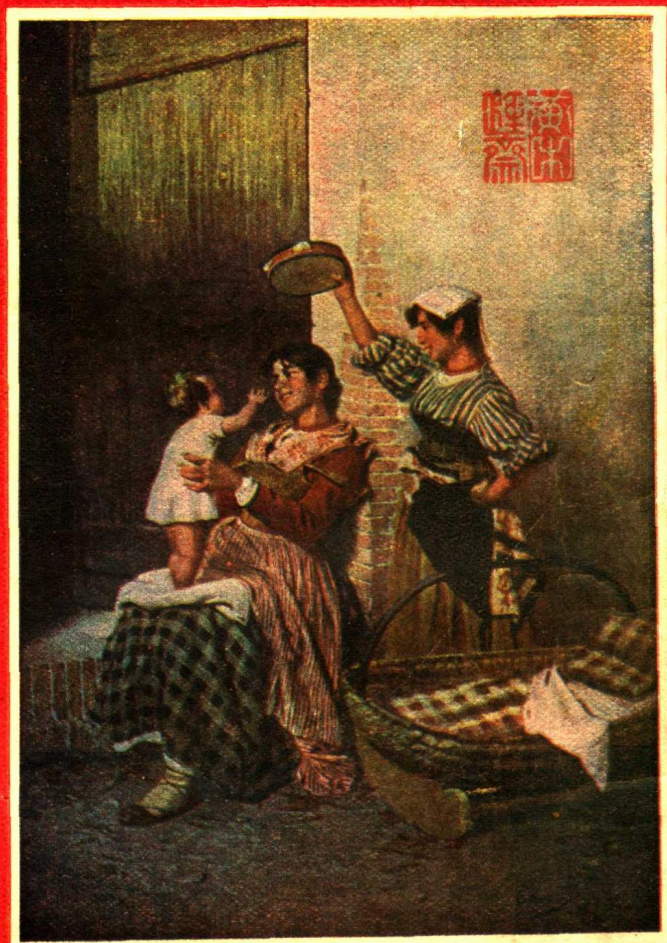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三十七編

續賢妮小傳

冊

下



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蔡子民先生著



一册 五

蔡子民先生所著石頭記索隱
其名者咸欲先覩爲快
精印單行本一册。此書於清初
述極詳後幅附孟心史錢靜
生董小宛考典贍翔實一時無
可多得之傑作也

像繡 石頭記 二册 二五六角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續賢妮小傳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長沙丁宗一

校訂者 武進冷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
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州
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
商務印書館

重慶成都重慶縣達縣
貴陽石家莊哈爾濱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續賢妮小傳卷下

第十五章

土曜日薄暮。阿氏廠中。發給工資。此本耶彌士之專職。是日因包裹手套。趕送倫敦。遂以林薩彌爲代。時則林薩彌在給事室。當案而立。案頭所堆黃紙包甚夥。包內爲半便士之銅幣。六十枚爲一包。林薩彌將包中之幣。一一數之。慮其誤也。忽聞足音。自梯而上。來者爲其鄰譚氏廠之工人。登樓謂林薩彌曰。先生可否換我十二鎊。或十四鎊之現金。吾兌換殆遍而不得也。林薩彌不敢自專。卽往會計室。請命於阿修禮。并曰。吾處固有現金。然恐付彼後。已或不給。先生更有現金乎。阿修禮曰。尙有金幣六七枚。言已。卽啓箱取幣與之。林薩彌曰。有此足矣。遂攜之出。謁麥君曰。汝究需若干耶。來者曰。支券在此。無論銀幣銅幣。乞付十四鎊。吾已攜筐來矣。林薩彌乃受其券。而付以款。俟其去。卽以支券送阿修禮。阿修禮適將簽

名於送貨之聯單。隨手置於書架之空格。此時慧麗方在會計室。取已包之手套。別其精粗。以類相從。束成大包。加以符號。蓋將送入鄰室。以備耶彌士包之成件。而西利則立於慧麗之旁。林薩彌見其無所事事。謂之曰。盍至給事室。助我數錢。西利對於廠務。均不願爲。而發給工資。事尤瑣碎。彼更惡之。惟在阿修禮之前。不敢不允。卽從之去。無何。耶彌士在鄰室中。遙呼阿修禮曰。聯單備乎。阿修禮手持聯單。應聲往。耶彌士方與丹士同立案前。案旁置手套多包。阿修禮依案而立。蓋將以運出手套之實數。與聯單中所載之數。較其有無差誤也。此本林薩彌事。茲以林發給工資。阿修禮遂自爲之代。旣而耶彌士舉手套一大包。視其包上之符號。唱曰。染色精製者。三打阿修禮。目注聯單。應之耶彌士。乃置包於案。如是者多次。直至手套告罄而止。乃將各包堆成正方形。寬廣約四尺。將取繩束之。而繩不多。阿修禮曰。繩恐不給。耶彌士曰。樓下已無繩矣。阿修禮卽遙呼慧麗。取於儲藏

室。慧麗燃燈往西利適於是時將錢數畢復入會計室見室無一人乃竊啓案屢意在覓取食物或玩具耳忽睹書架上有支券視其金額爲十四鎊不覺自語曰此可敷我兩週之用矣將伸手取焉忽又少止蓋西利雖邪僻成性非無天良偶發之時詎不知盜賊行爲人所不恥特迫於貪耳須知人禽之界卽此須臾果縮手返者則罪案未成猶不得謂之爲惡然而西利何來此自制之能縱有天良亦僅如石火電光倏起倏滅一轉念間以爲吾家之富人所共知卽疑遍廠中之人決不疑及於我吾卽弗取亦無旌吾之廉者何爲而不取耶逕攜券入囊悄然而出其時耶彌士包裹猶未竣也西利復至給事室恐林薩彌知其所往故作忙碌狀問曰是否有錢需吾數乎林薩彌方發給工資目不旁瞬西利雖出而復返彼竟不知卽答曰汝數竣乎竣則無可數矣西利恐爲所疑仍流連不去是時慧麗已取繩付丹士復入會計室未幾阿修禮事畢亦返室中坐甫定西利入謂慧麗

曰。汝猶未取工資。給事室之門將閉矣。慧麗應聲出。阿修禮呼之曰。吾有要訊付郵。可攜之去。慧麗曰。案頭物件。尙須整理。吾取資後。瞬當復來。言已。卽去。旋又入室。料理案頭畢。乃向阿修禮索訊而出。直赴郵局。西利亦從之行。已值散工時候矣。耶彌士亦下樓。阿修禮獨坐室中。收拾案頭函件。凡不關緊要者。皆碎而納諸字籠。繼乃檢點銀箱。憶及書架上之支券。卽以手取之。而券已無有。不覺詫曰。異哉。券何在耶。其時林薩彌已將廠門加鍵。在會計室中小坐。聞言問曰。非譚氏廠之支券乎。阿修禮曰。然。卽一小時前。汝授我者。林薩彌趨前言曰。吾見汝置於書架之第二格。阿修禮曰。然。已無有矣。林薩彌曰。汝必移置他處。或在銀箱乎。阿修禮作沈吟狀。頻搖其首曰。未也。吾置之書架後。遂未嘗觸之。旣而曰。得毋誤爲廢紙碎之耶。於是徧覓字籠。卒不得。阿修禮甚以爲異。謂林薩彌曰。此真怪事。在此室者。舍吾外。惟慧麗耳。林薩彌不俟言畢。卽曰。慧麗決不敢爲。阿修禮曰。誠然。但

券已不見。吾須一詢慧麗。彼於此事。或有所知。亦未可料。否則安能不翼而飛。林薩彌乃下樓。詣耶彌士室。耶彌士方晚餐。林薩彌謂之曰。汝餐畢可立門首。以俟慧麗。彼方以書付郵。此爲歸途必經之路。乞呼之入。謂廠主有事面詢。無何慧麗至矣。耶彌士以林薩彌之言告之。慧麗以爲必係廠主遣之。赴法。頗以爲喜。迨入聞阿修禮之言。乃大驚異。自念必廠主誤爲廢紙。置之字簞。復覓之。仍不得。乃自語曰。豈有人以魔術盜之去耶。此間固無外人。卽林先生與西利。後亦未嘗來此。林薩彌曰。吾與西利同在給事室。固未來也。三人反復研究。終無結果。比慧麗歸。已逾夜十時矣。佛蘭克獨坐爐旁。以待兄返。見慧麗入。問曰。阿兄歸何晏也。吾非有事就商者。亦不能待矣。慧麗微笑曰。汝所商者。非肄業大學乎。汝言之屢矣。佛蘭克曰。汝作此語。不啻以冰水灌吾之頂。然吾之氣初不因之而餒。慧麗曰。弟誤矣。吾以溫湯灌汝之頂。猶恐不能作汝之氣。忍以冰耶。佛蘭克曰。汝試思之。吾已。

成年。卽不爲母助。亦不能再累母矣。以此時家計言之。安有金錢能入大學。果不入者。則所學廢於半途。寧非前功盡棄。慧麗曰。汝勿作此悲觀。佛蘭克曰。吾亦不願作此無謂之咨嗟。吾所志者。仍在大學。惟有充苦學生耳。卽爲他人所笑。吾亦不辭。蓋同學友中。非無入大學者。雷康則入牛津。巴爾則入圓橋。若輩志在神學。將於耶蘇復活節前往。慧麗不俟言畢。卽曰。若輩皆素封之家。焉能與之同年而語。佛蘭克曰。吾不過舉以爲言。謂若輩卽笑我之貧。吾亦弗恤。絕無妬意。彼之入學也。以金。吾則以力。同一入學。妬之何爲。汝知華爾之姪。亦於復活節……慧麗驕言曰。彼亦入大學耶。學費何來。佛蘭克曰。誠然。彼家食指繁多。安能出此巨費。而獎學金又無緣可得。須知海斯東之學生。得有獎學金者。皆非正軌。吉丁先生亦以爲言。慧麗曰。汝殆謂成績優美之學生。方能得耳。佛蘭克曰。定章如此。今則不然。慧麗曰。果以成績論。汝不當得耶。佛蘭克曰。吾固無望。卽華爾之姪亦然。吾

二人決計爲牛津大學之苦學生矣。慧麗曰：佳甚。吾願汝兩人成功於異日也。佛蘭克手執火箸，呆坐不答。旣而自語曰：吾舍爲苦學生，外實無他策。不知阿母能給吾少許之費用否？慧麗曰：吾料母必許汝。且深願也。佛蘭克曰：吾雖爲苦學生，惟學膳金可免耳。而早餐晚茗，尙須自備。晚茗吾決廢之，且願以牛乳乾麪包充早餐。然無錢亦不能得。他如衣服零支旅行等，在在需費。據小華爾即華爾之姪預算，每年至少尙須十五鎊。寄宿與否，尙難預定。果寄宿者，則服役尤多。慧麗曰：此可緩商。汝手中火箸將墜矣。佛蘭克如弗聞者。續言曰：苦學生所司何事？吾尙未知。據小華爾所云，實與校役相等。吾固甘之。卽令吾爲人刷鞋，亦吾所樂。吾以爲勞苦之後，從事讀書，愈有心得。慧麗微笑曰：弟須知爲人刷鞋亦非異事。佛蘭克曰：吾亦弗以爲異。驟思之，雖不免憤憤，然一念及畢業後，戎冠加於吾首，不獨吾之堅忍不同，虛擲且不負母氏之劬勞，則憤自平矣。又曰：吾輩同受阿母鞠育之恩。

正不知若何圖報。惟有趁阿母健在時。得有薄技片長。博得老人一笑。藉以稍盡吾心。言次。淚盈於眦。慧麗曰。此吾數年來。魂夢不忘者。吾弟報母之時近矣。佛蘭克曰。吾今乃恍然於當前之一步。汝憶否。阿父所言之夢境乎。慧麗頷之。佛蘭克曰。數月以來。吾幾不知何者爲應由之路。蓋因無費可入大學。已失望矣。今日乃知其非。慧麗曰。弟誤矣。天下無失望之事。亦視力行何如耳。須知吾人所以能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者。深知希望爲可恃也。佛蘭克曰。吾今日當前之一步。卽苦學生是。吾將與小華爾同入牛津大學之聖約翰院。小華爾之腦力。是否強健。吾雖不能深知。然亦勤於學者。慧麗曰。彼腦力之強。決不如汝。佛蘭克乃破涕爲笑。旣而曰。兄亦憶迦崙僧桃兒君乎。彼亦聖約翰院之苦學生。吾將訪之一詢。苦學生之究竟。言次。火箸忽墜。鏗然作聲。

第十六章

某月曜晚。西利在家會餐。忽自語曰。吾廠中紛擾不休。戴兒曰。何事。西利曰。廠中失竊矣。或稱現金。或稱支券。其實同也。戴兒曰。不同。支券非支付。不能得金。西利曰。吾之所謂同者。紛擾之聲耳。觀其紛擾。似失現金。實則僅一支券。戴兒曰。誰竊之耶。西利曰。不知。戴兒曰。數目若干。西利曰。十四鎊。自支券遺失後。阿修禮鑑於左右。有不端之人。視之甚重。戴兒正色謂之曰。汝無輕視金錢。此十四鎊得之匪易。豈有樂於遺失者。西利抗聲答曰。吾非敢輕視金錢也。父平日待我。吝不以金錢畀我。我遂不知金錢之價值。以吾度之。阿修禮固饒於資者。縱失十四鎊數。亦非巨。戴兒曰。汝曹以吾爲吝。遂故意浪費。以窘吾耶。言次。舉坐默然。蓋家長有以窘況告兒輩者。兒輩決不樂聞。況戴氏子以浪費著名。更不願聞。此語然。戴氏今日非復曩。曩若輩固嘗聞此語矣。無何。阿蝶娜問曰。支券何來。何故遺失。能言其詳乎。西利曰。土曜晚。譚氏工人攜十四鎊支券來廠。廠主置諸會計室之書架。隨

至隣室。鑒視打包。約一句鐘始返。支券已失所在。阿蝶娜曰。誰在會計室耶。西利曰。慧麗外無他人。戴兒曰。然則無他人入室耶。西利曰。無人。言時。色赧赧。然卽持餐盤。索食微側其首。使人。不覺。戴兒曰。然則……然則……非慧麗竊之。而誰竊耶。西利舉目上視曰。廠中諸人。尊敬慧麗。如帝如天。以爲毫無差錯。尙有何人敢作此想。戴兒曰。阿修禮重視慧麗。亦若此耶。西利曰。自阿修禮以下。皆如是也。戴兒曰。西利如爾所云。此支券縱非慧麗所竊。彼必以手觸之。或置他處耳。西利曰。今晨在會計室中。搜索殆遍。仍未覓得。慧麗身犯嫌疑。故作不知。猶復稱奇道異。戴兒曰。阿修禮先生之意。欲以法律解決乎。西利曰。彼未言也。今晨彼向各打包者詢問曰。土曜晚曾見有人經爾等前入會計室乎。俱答曰。不知。後復以此問我。我亦答曰。不知。戴兒急謂之曰。西利彼時爾在何處。讀吾書者。深知底蘊。必以戴兒之言爲中肯。然戴兒之意則不然。蓋戴兒之問也。以爲行竊之人入會計室時。果爲

其子所見即可邀功於阿修禮之前而得其寵此時戴兒胸臆之中頗疑廠中諸人固未嘗稍疑其子西利曰是晚老林指林發給工資尼我爲助支勞遺失之時正吾檢點錢數之時吾固不在會計室左右也戴兒曰打包者能入會計室乎西利曰彼時打包者均在廠主目中焉能他適戴兒夫人曰汝廠中有一教徒名西孟其人乎此人唯唯諾諾能入而行竊乎西利聞之不覺發噤曰兒告母吾廠中無名西孟者但亦有教徒如西孟其人者不過嚴厲而已指林戴兒曰阿修禮先生今晚來廠乎西利曰汝作是問譬如晦冥風雨之交問月之出不出也阿修禮先生來廠與否豈吾所能預知戴兒曰阿修禮先生果樂有法律上之補助乎蓋戴兒心目中無時或忘其本職然其家境亦迥不如前矣讀吾書者尙憶數年前戴氏會食時乎罕巴達不食羊肉欲擲庖人之首今則會食依然人非其舊小徐麗亞遠嫁女傳裴娘他適替其職者名佛茜麗意大利產也髮紫黑覆額復披後

長捲作無數毬形。美麗無匹。面青白。目淡綠。堅若玻璃。膚色微帶灰黑。與目光不相稱。脣白而擲。性情執拗。亦如其貌。體頎長而胸滿。狀似美人衣軟黑之衣。緊貼身際。領及袖口緣之以花。年可二十有五。意大利女子。一旦成年。形容易老。故年齡頗不易知。彼居法久。精法語。較意語尤熟。聲音意態。酷肖法人。第法文甚淺。保證書之文字。用法證書十僅識其一二。英語亦流利動聽。惟微帶異國尾聲。戴夫人之延佛茜麗爲女傅也。取其貌之入時。初不計其所學。戴兒則因修金年五十鎊。爲數倍於裴娘。恐非力所能勝。乃阻之曰。吾輩之女。何庸延此外國時流爲傅。戴兒夫人弗聽。遂延致之。迨戴兒與佛茜麗相見之際。戴兒默自忖曰。吾閱人多矣。素善識人。惟此女則吾不知也。自是之後。佛茜麗遂爲戴氏座上客矣。今日固在坐也。戴兒復謂西利曰。遺失之支券已付款乎。西利曰。阿修禮未道及。弗知也。支券遺失時。在土曜晚。已非銀行營業時間。阿修禮欲向銀行止付者。必在月曜之

晨第此乃阿修禮之損失。與譚氏無涉。小安敦曰。譚氏支券信用素厚。市中各肆隨時可以兌換。何必銀行。西利聞之。高聳雙肩曰。未知行竊者知此否。佛茜麗曰。英國法律。犯此者應得何罪。戴兒曰。驅逐出境。罰作苦工。但期限亦有長短。罕巴達曰。馬丹摩西。卽法語所謂櫓工也。馬丹摩西者。爲法語姑娘之稱。蓋佛茜麗初來時。在名稱上大有爭執。欲以密司相稱。彼以爲不敬。欲效意語姑娘之稱。而稱以西奴那。又非習慣。恐人誤解。因彼居法久。故以法語馬丹摩西稱之。佛茜麗曰。有是耶。無何。食畢。戴兒忽忽出訪阿修禮。蓋戴氏家境近益不支。小安敦罕巴達揮霍。乃父之金錢。無異吸其血液。西利佐治亦擬效法。乃兄之所爲。戴氏產將盪矣。故戴兒聞西利之言。不覺怦怦欲動。以爲此事果需吾研究者。日後當有絕大之希望。觀戴兒之平素。本非好事者。流數年之前。事有大於此者。造門相請。尙不屑爲。今則甘心相就。境之困人有如此者。當戴兒之在途也。默自忖曰。設阿修禮

不在廠者。吾當造諸其家。其願見之殷。不言可知。迨至廠與阿修禮相遇。相攜入室。鍵門作長談。戴兒詢支券遺失情形。阿修禮告之。較西利所述爲詳。戴兒曰。此必慧麗所爲。否則支券豈能不翼而飛。且出入會計室。與支券相接近者。慧麗外無他人。并舉其所聞。作爲證據。以實其罪。凡阿修禮之所言。戴兒置若罔聞。蓋此時之戴兒。已爲物慾所迷。非報怨也。哈戴兩家。不道往來者已久。當哈氏初居海斯東時。戴氏雖不無芥蒂。然戴兒之恨哈氏。不若其夫人之甚。此時固已忘之。以公道論。慧麗爲西利同人。卽無戚誼。亦當相庇。不應擠排。第私而忘公。遂爾多方羅織。西利之於慧麗。在廠似甚相得。在家則毀之不遺餘力。近日面愈和而心愈妬。妬其得廠主歡心也。今既有機可乘。自當力圖報復。慧麗固未之知。戴兒日聞其毀。不覺輕視慧麗。今見支券遺失。慧麗跡近嫌疑。益歎其子有先見之明。而疑慧麗之心益決。復謂阿修禮曰。此必慧麗所爲。阿修禮曰。否。在吾廠者有四人焉。

耶彌士與丹士誠實不欺。有如皎日。吾深信焉。且吾目睹其工作。何暇行竊。林薩彌與吾相處多年。固無可疑。慧麗則吾見其長成。其正直忠誠。與年俱進。吾愛之重之。戴兒曰。吾敢云。然若以貌取人。吾亦猶汝哈氏之子。吾亦喜焉。但事實如斯。何能曲諱。知君今者欲以法律研究。顧來相助。阿修禮曰。善甚。但須知支券遺失。非由於我。戴兒詫曰。汝耶。阿修禮曰。吾受支券後。曾碎數紙投諸字簾。卽往鄰室監工。而此券則未嘗碎也。戴兒曰。安有碎棄支券之理。阿修禮曰。誠然。或無意中碎之。吾自揣萬無此事。但此數日中。決不將失竊事宣布。戴兒曰。何待耶。阿修禮曰。果支券爲人所竊。是晚必在市中兌換。此數日中。必能探訪而知。吾所待者此也。戴兒見事無成。掃興出廠。直至警署。訪竇爾維。竇爾維者。著名之警長也。蟠蟠大腹。面赤體肥。爲彼所素稔者。彼見竇爾維。告以支券遺失之顛末。鋪張其詞。以激動之。并拍其肩。以目示意。曰。竇爾維。君支券是晚在市場中業已付款。汝須慎。